

北京文艺出版社

姬妮 著

哦

女兵们



哦 女兵们

姬妮 著

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

社 长:马森彪
总 编 辑:
责任编辑:郭天印

哦,女兵们

姬 妮 著

*

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(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)

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太原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10.25 字数:240千字

1998年3月第1版 1998年3月太原第一次印刷

印数:1—3000册

*

ISBN 7—5378—1633—6

I·1593 定价:12.80元

●目 录●

人面桃花	(1)
在沙漠深处,有一丛绿	(35)
月儿圆了的时候	(104)
这个女兵	(121)
电话风波	(138)
钢轨,你诉说什么	(153)
战友,你还年轻	(168)
友谊	(204)
白云,你飘向何方	(220)
啊,大沙漠	(274)
落日	(288)
钢轨,并肩向前	(313)

人面桃花



我和桃花认识是在去年的八月底，那会儿我还是
一名戴着领章帽徽的铁道兵战士。

——在闷罐军列里憋了三天两夜，从一个高原来到另一个高原。下了火车，又在汽车上颠了多半天，来到她们住的镇子旁边的山坡上。这就是我们的驻地，我们就要在这儿安营扎寨，开始修筑新的铁路线了。

这个镇子还是挺有特点的，背依着巍巍的吕梁山建成了个长

长的一字街；眼前是清清的汾河水，像个温柔的大姑娘绕着镇子转了个大弯儿，又轻轻地舒展开四肢，悠悠的东流去了。

说是黄土高原，倒也名不虚传，一路下来，几乎让我们个个变成了土地爷。一看到这么清的水，大伙不禁欢呼一声，一窝蜂地往河边跑去，蹦去，一边扒掉衣服，不顾一切地扑进清清的水里。

我也兴致勃勃地跟着大伙儿来到河边，却不敢下水。我是个旱鸭子，就连最普通的“狗刨”都不会。看着大伙儿在河里尽情地畅游，嬉闹，我羡慕极了，可又无可奈何，一到水里，我可是比石头还沉呵！

我只好光着脚丫子在河边的沙滩上踩过来踩过去。

“下来吧！”我们班的马鸣游了过来，向我泼了一棒水：“没事，老马给你保驾。”

“你想得美呀！”我回敬了他一把沙子：“等我没顶了，你好当英雄呀！我可不给你创造条件！”

他甩着头上的水正得意时，突然一抹脸上的水，大叫道：“不好，那边来了几个、几个……”

我扭过头一看，可不，顺着河岸，快步走过来几个本地打扮的姑娘，还唱着歌呢，是那首“左手一指……汾河的水呀……”

“弟兄们，赶快上去——不，不行！你快去把她们拦回去！”马鸣慌忙朝我挥着手喊。

“快去呀，别让过来！”

“拦住她们……”

其他人也附和。

重任在肩，我没敢怠慢，急急地迎着那几个女同胞跑去，连鞋也没顾上穿，光脚板子打得沙滩“叭叭”响。我知道，身后是几十双注视着我的眼睛。

“站住！”

来到她们跟前，我伸开双臂大喊了一声，歌声停了，头里那个高个儿愣了一下，打量我几眼，扭头说：“桃花姐，你看！”

她勇敢地站到姑娘们前边，盯着我：“你要干什么？”并把手里的镰刀一挥。

我不由退了好几步，下意识地用手护了一下脑袋。

她们大声地乐了：“看吓的，还是解放军哩，啧啧！”桃花冲我“哼”了一声，把手一挥：“快走呀！”

“不行，不能过那边去！”我又伸开臂拦住她们。

“为什么？”她瞪起两眼问。

“那边，是我们……”我挠挠脑袋，这话不太好说。

“什么你们！那边河滩是我们姐妹承包的苗圃园。”

我这才注意到她们除每人手里拿一把镰刀外，挎着的筐子里放着截成十几公分长的白杨树枝条条儿。

“不是这，是……”心一横，索性告诉她们，把她们吓回去：“那边有人在洗澡。”

她瞪我一眼：“洗澡洗呗，管我们什么事！”

“全是男的。”我特意加重了点语气，强调了一句：“我们有纪律的。”

她想了半天，似乎明白了，又弯下腰和同伴们笑起来。笑够了，也不理我，仍要过去。

“不行！”让她们过去，战友们会怎么看我呢！

“你，真不让过？”她收住笑，板起了脸。

“嗯哼。”

“要是非要过呢？”

“有我在呢。”我傲傲地抬起头，看着天。

“啧啧!”她仔细地打量了我几眼,然后扭头对同伴们使个眼色,便一窝蜂地围了上来,我猝不及防,又不好还手,一下子给她们搬倒抬了起来。

“你们要干什么!”我大声地抗议着。

“搬掉你这个挡道石头!”

“不,不像话!”我愤愤然了,这帮子野姑娘,没、没……

“我们可没什么纪律!”

“你也去洗洗吧!”

她们七嘴八舌地说着,把我抬向河边。等我明白了她们的意图,刚张嘴喊了句:“我不会……”便身子一下腾了空,接着又是一声……

水花四溅。

这就是我第一次见她,认识她!



我还是被她救上来的。

为这,我懊丧了好些日子,一个堂堂的大男子汉,军人,竟让一伙姑娘给治得……像只落水狗。我曾去求马鸣教教我游泳,报酬是一盒过滤嘴凤凰烟。这家伙闪烁其辞地说,他倒也巴不得不会游泳呢,并要我谈谈事后的感受。恨得我牙痒痒,真想对着他那对小眼睛来上一拳。

桃花和她的女伴们倒是经常来我们连队里找水喝。她们的苗

圃园就在我们连队旁边的河滩里，一畦一畦的，远远望去还怪好看，可就不知能不能成气候。

起先，她们一看见我，就捂着嘴叽叽地笑。终于有一天四周没人时，桃花走了过来拦住我，笑眯眯地递给我一包东西。

“什么？”

她笑而不答，一副神秘的样子。

“不能要，有纪律的。”我边说边扭头看看四周，生怕有人看见了，又该说我……上次连里有些干部还怀疑我是否对她们无理，多亏我平时表现不错，再加上桃花一再解释才算没事。

“你看看是啥呀？”她轻轻跺了一下脚，脸上有些涨红。

我疑惑地打开手绢，原来是几个烧熟的野鸭蛋：“这……”

“就算给你认个错，还不行吗？”她认真地说，态度满诚恳。

“这，这也不能要呀！”我犹豫地伸出手。

“这是野的，又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。”

“那，好吧！”我迅速把鸭蛋分开装进两个裤子口袋里，轻轻压了压……

从此她经常给我送吃的来，什么都有，一概告诉我是野的。惹得大伙怪眼气，有点议论。连长找了我一次，直通通地问我：“是不是，恋上了？”

“没有的事。”我矢口否认。

连长没有多说什么，只强调了一句：“眼下注意些，还没脱军装呢。”

我点了点头，却又没置可否地“哼”了一声。

我对马鸣讲了，马鸣眨眨他那对小眼睛，下判断说：“大概是她爱上你了。现在的姑娘比男子主动，特别是咱们这些和尚群里的人，更是反应迟钝些。再说，”他打量一下我：“你长得还凑乎。”

我顿感自己也有些气度不凡起来，不是吗，一米八〇的身材，绿军装上开出三朵小红花儿，衬得有棱有角的脸红彤彤的。恐怕这形象不会比那个电影明星差。我不由挺了挺胸。

“不过，你得小心陷进去了，一旦进去，往出拔可就难了。”

我“哼”了一声。

“过些日子，军装一脱，就是吃国家粮的铁路工人了。咱也爱她几个去。”马鸣用手打着榧子说。

我被他的宏伟计划吓了一跳：“你一下爱几个？”

他冲我点点头：“现在城市小青年谈恋爱谁不是一下子挂几个？这叫漫天撒网，重点捕大鱼。”

我对他这套理论嗤之以鼻。

我不管将来爱上谁，决心只爱一个。

通讯员从营部回来了，高声念着我的名字——有我的信。

3

信是妈妈托人写来的，问我什么时候能休假回来

一趟，家里替我物色了一个，是个老师。可没说是公办还是民办。后面又用小字补了一行，说如近期不能回家，就先寄一张照片回去，俊一点的。刚好明天是个星期天，我一早就向排长请了假，换了一身新军装，上镇子里去了。

马鸣说他要跟踪我，侦察我此行的真正目的。我很大度地招呼

他同行，并让他看了一下信上最后两行小字，他信了。

可他又转过身骂了我一句，说我是“陈世美”！

从那说起呢？桃花，扯得上吗！

我安慰自己，问心无愧的。

太阳很暖和，而且没有风。进入冬季好长时候了，这样的天气还是第一次。我沿着河岸走着，嘴里轻声地哼着一首连我都不明白的歌子。

她像是从地底下冒出来似的，突然一下子站在了我的面前。

“你，你，”我口吃了几下，“你怎么在这儿？”

“等你！”

“干吗？”

“问你一句话。”

“什么话”

“你穿这么新的军装干什么去？”

哦，口气不对呀！而且，她怎么知道我今天要上镇子里去呢？

我扭头看看她，只见她脸绷得紧紧的，裹着桃红小棉袄的胸脯一鼓一鼓的！

“桃花，谁惹你了？”

她把头一扭，不语。

“谁欺负你了？”

她又是把头一甩，还跺了一下脚。

我闹明白了：“那是谁……”

“都是你都是你！”她突然扭转头，冲我连珠炮般地嚷起来。我这才闹明白，我前脚离开连队，她后脚就去找我了。马鸣一脸凄惨悲切地告诉了她我的行动，她就抄近道儿赶到这里来截我。

“你说，你照相干什么？给谁？”她两眼瞪得很大。但我看见，那

里面泛着泪花。

完了，真陷进去了。完全是一种不知不觉。嘴呀——我真想给它两巴掌！

“你说呀！”她在逼我。

“是这样。”我极力恢复了一下自己的情绪，刚才好半天没转过弯呢：“我妈来信，要照片，我三年都没回过家了。我妈想我。”

“真的？”她一下子变得那么惊喜。

“当然，还有信呢。”我装模做样地掏掏口袋：“不信你看。”

“我才不看呢！”她低下头抹了一下眼睛，“那马鸣怎么说……”

“他瞎编着的。这小子，回去收拾他！”

“可别，别这样！”

我没吭声，心里算计着怎么回去整他。

“喂，我问你，人家给你送了这么长时间东西，你怎么就不写封信给我？”她歪起头问我。敢说，她的勇敢已超过了城里那些时髦的爱情女郎。我不由也被她对我这种既大胆又纯真，深厚的孩子式的爱感动了！

我望着她说：“我不会写字呀！”

“骗人，你们那里的墙报不是你写的？还有诗呢。”

我聪明反被聪明误，马鸣还是有远见哪！我突然一阵烦躁，掉转身往回走。

她追上我：“你不是去照像吗？”

“不照了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什么都不为，不想照了。”

“去吧去吧！”她拽拽我的军装下摆，“我穿你的军装也去照一张……”

“不行!”我突然高声吼了一句,拔拉开她的手,往前走。

她愣了一下,蓦地把眼瞪了起来,几步冲到前面拦住我,那架势让我吃了一惊!

“你干什么?”

“把你扔下去!”

“你,你敢!”我虽然这样说,心里却有点儿发虚和紧张,不由退后几步。她突然蹲在地下,哭了。

我还是见她第一次哭!



回到排里,我的铺上放着一小包核桃。不用猜,我

知道是桃花送来的。

马鸣不凉不热地踱过来踱过去,说:“这核桃哪,还不如给我吃好一点呢。”

“你少啰嗦!”我冲他扬一下拳头。

“谁吃了都比你吃了强,真的。”他还敢踱了过来,下巴颌一翘翘的。

我抓起核桃恶狠狠地朝他丢过去:“你吃吧!”气呼呼地冲出门去,后面传来小眼睛的冷笑声,还听见他们在分核桃、砸核桃。

像没照成,宿舍里没法儿呆,我漫无目标地顺着山坡往下走,不觉竟转到了她们的苗圃地旁。我一愣,扭身想走,已经晚了,随着一声“当兵的”的吆喝,从三个方向围过来三个姑娘,看来是无论如

何逃不掉了，我干脆把手插进裤兜里，做出一副无所畏惧的样子来，心里想着，要是抽烟，嘴唇上叼一根……

“站住！”

这是那个高个儿，桃花说她叫山妹子。她两手一叉，挺大的眼睛瞪得圆圆的逼过来，我本能地感到了一种恐惧，想后退，却已发觉后面那俩姑娘一左一右早站好了。

这是有预谋的！

“本来要到你们那儿去找你的，没想你还好意思上这儿来！你怪了不起的呀！”山妹子挺横的说，“不就是一个拿十几块零花钱的兵吗！”

“我怎么惹你们了？”

“你害得我们桃花姐老哭，从早上到现在一口饭都没吃。”

“桃花姐和我们辛辛苦苦抓来鱼，做了鱼汤，说是等，等……哼，真不值！”身后那位黑姑娘说着，脚板子踢着沙，全飞在了我的身上。谁知她是不是故意的！

“我……”我刚张嘴又被山妹子打断了：“你多行呀，桃花姐送什么你吃什么，就连每次包东西的手绢她都不买重样儿的。可你，心叫狗吃了！”

“我又没说和她……”我咬咬嘴唇，歪起脖子嘟囔了一句。

“哟！”她又一拍胶皮手套，“你觉得屈你了？告诉你，县工商局的二小子开着摩托车提着酒来求亲，桃花姐都没答应。我看你呀！”她又打量我半天，自语了一句，“桃花姐准是让你这身军装迷上了。”

“大概吧。”我又挺挺胸脯，顺便拽拽衣襟，“挺帅的。”

“臭美你！”山里姑娘也会骂这种话！

“要不，咋光给我送吃的。那么多穿军装的，她可随心去挑呀！”

我吼了一句。

山妹子噙了一下，眼睛愈瞪圆了，干脆直言相逼：“说吧，你不跟我桃花姐好？”

“这是强迫！”我愤怒地抗议。

“不管！”

该怎么办吧？对这些像石头一样任性的山里姑娘，我真是一筹莫展了。

“那好吧！”我长长地出了一口气，“我回去考虑考虑。”

“不行！”山妹子拦住了我：“半年都过去了，还要考虑！”

“现在表态！”黑姑娘补了一句。

“要不呢？”

“把你扔河里泡泡，像上次。”

我浑身颤了一下，想起那冰冷的河水，看看这几个姑娘的架势，不由又想起马鸣那句具有远见卓识的话——“往出拔就难了！”

于是我把心一横：“我给她谈谈，她人呢！”

“你同意了？”山妹子喜形于色。

黑姑娘转身就跑，声音传出老远，发着颤音：“桃花姐——”

我想着：桃花也确实长得挺好看，个头也挺和我匹配。可是，我总觉得心头像罩着一层淡淡的迷惘。

我就要成工人了呵，铁道兵全体转业改工是铁板钉钉的。

“你不会找着比桃花姐好的。”山妹子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，满脸都是笑，掰着手指头数说桃花的优点：高中生，会绣花，歌唱得好，勤快能干，一年挣上千块钱呢！”

这我绝没想到！

黑姑娘回来了，一脸不乐，说桃花不在了。

“那我可走了！”乘她们一愣神，我迅速冲出了包围圈。我要回

去看看那些手绢。

她们在后面要追，我摆摆手：“告诉她，下个星期天等着我。”

她们欢呼起来，胶皮手套扔多高！



我开始盼着星期天了，整天胡思乱想一些离奇的

情节和事儿。那天整道时，一锤没敲准，碰飞了两块石头，一块砸到了班长的屁股上，班长只哼了一声，没说什么。

星期天好不容易到了，我来到了那片苗圃地旁的小棚里，山妹子和黑姑娘即刻“叽叽”地笑着跑开了。桃花出来堵住门，两眼瞪着我。

“你让我进去呀！”

“凭什么？”

“不是……”我扭头望望周围，山妹子和黑姑娘早不见影了：“不是说……”我老看天惹得她也抬起头看。

“你不是那么傲气吗？”她歪起头。

“没有的事。”

“哼，还没有！看你那天……”

她眼睛不瞪了，立刻充满了——可以说是柔情吧！

“看你刚才那凶样，我以为你会像电影上那样打我一巴掌呢！”

“把你打跑了咋办！”

她带来了好多吃的：核桃、红枣、栗子、柿饼，用湿沙埋到现在

的苹果，炒得焦黄的花生。我一点不客气，放开肚子吃，还挑了几样留着，准备带给马鸣。

聊着，我发现她知道的真不少，肯定看过好多好多的书。后来她笑着告诉我，她到过省城开先进群英会，大伙还推选她表演节目，她不会，就给大家用红纸剪了一个花。还拍进了电视里。话语里颇多得意成份。

我恍恍惚惚记得似乎看过这个节目。

突然，她问我说：“那天把你扔河里你怕不怕？”

我摇摇头：“解放军战士有两不怕！”

“我可怕了！”

“你怕什么？”

“你要真是……我还不得去做……”她说了两个未完成句，可我全明白了。

我猛地也想起一个问题来：“这么说，你是那天就，就那个了吗？”我也含糊其辞地用手势比划着。

“嗯，从那天起，我就总想看见你，想着想着就……”她低下头头笑了，又悄悄问我：“你呢？”

“我也一样。”

“什么一样？”她非要我说清楚些。

“我想我就得找你这样的，万一再掉下河，有人救呀。”我给她开玩笑。

她说她不救我，也跳下去——

行啊！桃花，我真爱你了！